

最近和老太太视频,每次一聊就是一个小时。她是我们家的信息接收和发送站,亲朋好友间的动态统统能从她这里获得更新。尤其是经过了这样一场疫情,大家似乎都在彼此慰藉,通过视频、语音了解各人各家的近况,送去祝福与慰问。这样的对话,在更新彼此的链接,呈现最新的动态和进展,是一种信息的创造。

老太太也和我抱怨面对其中一个不会沟通的人,没法谈下去的情形。比如对方询问老太太最近情况如何;老太太回复:蛮好,一直没阳;对方立即:不可能,你早晚得阳,不阳是不可能的!听得老太太直接挂断电话。我听闻这二手的话,也不舒服。但同时也觉得好笑,这是要有多强的同甘共苦的愿望才也想拉别人一起落水。这样的对话,也是一种“创造”,不过,它创造的是冷淡与疏离。这个“不会讲话”的人的前景被自己搞得非常不乐观,恐怕愿意与之沟通的人会越来越少,然后会导致其越来越不会讲话。眼看着一个人际交往的死循环就这样一步步地被创造出来了。

以前和人交流时,会有找不到让对方共同投入的话题时的尴尬。但当我开始慢慢全神贯注于对方所言时,这样的尴尬时刻就越来越少了。如同在心理咨询过程中,咨询师常常是带着好奇去探索来访者的故事,即便这个故事的开头好像与曾经听闻的故事类似,可是,慢慢延展下去,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。意义,是在差异中产生的。这样的对话,就是在寻找差异,创造不一样的意义,也是这不一样的意义,能帮助不小心走入困境的人看到困境的全貌,然后发现,这困境未必就真的困境。

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所有的对话中保持这样的全神贯注,那应该会避免很多的误解、拥有更良好的人际关系。

只可惜,生而为人,不可能始终保持上述的状态。怎么办呢?只能带着觉知,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无法贯注便立马打住,把话题延伸到下一次见面。

把自己全然贯注的状态尽可能地呈现在对话之中,是对每一个对话者的尊重。

但除了那些全神贯注的对话,我们也需要松弛的交谈。想必我们每一个人都了然,和什么样的人对话时才能让自己全然松弛下来,忽略一部分、再捡拾一部分,让自己游离出去一会儿、再收回来些许。比如和老太太对话的我,就常常是这样的状态。而我相信,那个

多数时候在倾诉的她,也是同样的情形,不然不会同一件事在谈话中重复出现,可想而知,她的第一次叙述也是游离自得的状态。我俩在对话中都能说得自然,也听得随意。这种对话既能满足老太太倾诉的愿望,又能喂饱我的好奇心,创造出一举两得的局面,甚好。

能够让我们如此心安理得地进入松弛性交流的人不多。只有至亲至近、只有那些全然爱着我们、永远不会离弃我们的人,能让我们如此松弛。我们都需要在一个这样的氛围中自发地生长,长大以后也能常常回到这里获得能量补给,这是一种安全的创造和补给,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滋养和前行的动力;也因此,我们也应该努力去营造这样的氛围,为别人,也为自己。

深愿我们在各自前行的人生途中创造出各种各样丰富意义的对话,用我们的口舌来彼此造就。

对话,一直在创造

汪艳

晨舞

钱政兴摄



石阶有高低。也许我是最低的一层石阶。挂在山间,站在水泥幕墙。到不了山顶,看不到山亭和远帆,看不到旋转和敞亮。

石阶有方有圆。而我只是最低的一层石阶,不方不圆,不知突然的风是否最先吹向我,纷沓的鞋踏路我,无数的镜头走过我。

走过了便走进了风光和厅堂。一生也就这样了,我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块,繁衍暗绿的青苔和落叶。

也许,天生就是一个陪衬和铺垫。却又如何。

石阶

朱锁成

晴带雨伞

马忠倍

当年我父亲常说的一句话:“晴带雨伞,有备无患”,我记得特别牢。我读小学时,上学放学都是独自去独自回,父亲总会让我带上把伞,那时候的雨伞笨重,带着很不方便,我总是不想带,可父亲再三唠叨老古话。就这样,久而久之,我形成了习惯。记得,上了中学带着老旧的长伞还被同学嘲笑过;工作后,无论去哪里,我的包里总会放把轻巧的缩折伞;退休后我负责孙女的幼儿园、小学接送任务,身上的包里还是习惯放把伞。

孙女读小学时,一天我去接她,孙女忽然问,爷爷,今天好天,你为什么还带伞?我说,爷爷已经养成习惯了,“晴带雨伞,有备无患”。她不以为然地说:这句话已经过时了。现在天气预报越来越准,出门前看看手机,预报有雨就带把伞,晴天还带伞,多累赘。我说,老底子没有天气预报,出门讲究的是“看天色”,但是

风云”,出门时晴空万里,可途中暴雨倾盆。“凡事未雨绸缪,遇事方可从容”,意思是趁着天没下雨,先修缮房屋门窗。比喻事先做好准备,预防意外的事发生。古人云:“居安思危,思则有备,有备无患。”凡事提早准备,生活才能有有条不紊。孙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生活难免有雨,有伞就好。只是常常忘了准备,总是在风雨来临时才惊慌失措,总是被大雨淋过多次后才备一把伞,总是吃一堑才长一智。

中学后,孙女想到爷爷年纪大了,不让我接送,有天早晨,她背着书包正要上学,我递给她一把伞,说:“天气预报有时有雨,还是带上伞好。”她抬头看看天空,万里晴空,怎么会下雨呢?因急着要赶车,半信半疑丢下伞,一溜烟跑出门去了。

下午,正当放学的时候,忽然电闪雷鸣,顷刻间暴雨骤然而

下。我想起了她没带伞,就拿着她的伞和套鞋到学校来接她。带了雨具的同学都回家了,其他人也一个个被家长接走了,她一个人在校门口呆呆地站着,望着门外哗哗直下的大雨。我到了后,她换上套鞋,背起书包,打起伞,一起回家。只是雨天,回到家,身上都被淋透了,都成了“落汤鸡”。自此之后,她不用我说,书包里多了一把伞。

还有一次,是乘地铁回家刷卡的囧事。上午她去学校时,刷卡顺利进站,放学回家出站刷卡时,提示公交卡余额不足。她身边从不带现金,不能充值,也不能买票,不能出站了,不知所措,赶忙用手机打电话给我,我赶到后,拿着她的交通卡去站内人工窗口用现金充值,成功出站了。之后,她的书包里自觉地放上了备用现金。

疫情期间,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出门,她去赶地铁上学,我去

烂糊肉丝

西坡

多少有过交集,敢说自已从来不碰?“大”了之后,至少他总会尝尝春卷吧,喏,里面不就是一摊烂糊肉丝吗!

事实上,正如老学长所言,一切大白菜,价格上可以体现高低,产地上能够划出南北,吃口上存在差异,但实用上却无法区分贵贱,比如,开水白菜,地位高尚,但并非缺菜侍候不办,只取优质菜心即可;又比如,烂糊肉丝,身段低下,不过,胶菜未必适合,怎么上位也没用。

中国人把物品价格的出奇低廉,比喻为“白菜价”。物以稀为贵,换句话,物因多则贱。可是,人们往往忽视了“多”之外的另一个要素——大;还有,好吃。应当说,又多又大又便宜又好吃,成就了大白菜性价比出类拔萃,也是它之所以被称作“平民菜”“百搭菜”的重要指标。至于“百菜之王”的称号,源自除体积庞大、价格低廉外,尚有赖于营养和药用价值之高。古代典籍,金匱援引,唐鲁孙《酸酷苦辣咸》里说过一件旧闻足以说明:在垂帘听政时期,因为内外交征,慈禧肝火



日前,去淮海路上新开张的淮国旧兜了一圈,发现那里已成为二手奢侈品的专卖店。但店里仍有一些让人怀旧的情愫,让我想起学生时代常来淘货的那些日子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商品比较匮乏,我常去那里帮父母买些不用票证的处理品搪瓷用具,还会去看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有一次,路过淮国旧,看到柜台里有一双出口转内销的浅黄色灯芯绒轻便鞋,很洋气,十分喜欢。打我从记事起,就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鞋子,从穿过一直是母亲手工制作的黑色布底松紧鞋。我很想得到这双鞋,便天天去母亲单位门口等她下班催着去买。母亲执拗不过我,一天终于同意让我陪她去看看。我俩在曹家渡坐上了45路公交车,到了襄阳路就下车,为了省钱没再坐车,一路走到了淮国旧。没想到适合我穿的42码鞋卖掉了,我

很是失落。营业员拿出了一双44码的同款鞋子,说是比42码还要便宜几角钱,我喜出望外地对母亲说,可以穿的,买吧,买吧。母亲犹豫了一会,终于用一元三角钱买下了。穿在脚上,有点大,鞋尖微微翘起,母亲塞了团棉

花在里面,跟脚多了。我穿着这双别致的帆布鞋,觉得很“扎台型”的。

淮国旧里不少商品说是旧货,其实是“等外品”“处理品”“出口转内销”的,并不是旧货,只是有点瑕疵而已。一些有点小瘪塘的铝饭盒、钢精锅子,掉了一点漆的面盆、痰盂罐,只要稍加敲一下、涂点搪瓷漆就能修好,不影响美观,更不影响使用,价钿却是市面上同类商品的三分之一,最要紧的是不收票证,很受老百姓的欢迎。

父亲上班夹在腋窝下的铝饭盒,又腻又旧,瘪塘连连,可我对它充满着期待,因为父亲上班带饭菜,下班时常会用它带冷馄饨、馒头等点心回家。但就是这只铝饭盒,父亲舍不得换新的。我见淮国旧里有买处理品的铝饭盒,便用自己积攒的五角零用钱买回了一只,完全是新的,只是盒盖上有几处小瘪塘,我路过弄堂口的皮匠摊让老皮匠全敲好了。父亲拿着饭盒,左看看,说,这五块钱真是太便宜了。

弄堂里不少人听说淮国旧有卖不要票证的日用品,纷纷让自家的孩子跟着我去淘货。我们左邻右舍的七八个学生,为了节省钞票,一早就从弄堂口出发,一路走过去,大家有说有笑,不知不觉走了两个多小时。到了淮国旧,大家直奔日用品柜,有人买了掉了一小块漆的金鱼面盆,有人买了图案有点模糊的铝制热水瓶,有

人买了敲掉些许搪瓷的高脚痰盂,也有人买了几只印花的搪缸和搪瓷杯子。大家买的东西或多或少都有点瑕疵,但价钿便宜了许多,也不要任何票证,都高兴得不行了。回家路上,大家拎着东西逛起了淮海路,边走边买吃食,粢饭糕、老虎脚爪、糖糕、麻油馓子……依籍给我吃点,我块块给你尝尝。

我家对门的姑娘舅在长风公园附近上班,一直想买辆自行车,苦于弄不到票证。听我说淮国旧里有卖旧的自行车,且不要票证,他兴趣来了,星期六让我陪他去看看。我俩穿过店堂来到后门的长乐路上,搭的棚棚里有许多红木家具和一排半新不旧的自行车。老娘舅一辆辆细看着车上挂着的价钿小吊牌,不时握着车刹,用脚踏上几圈,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掏出小本本记上牌子价钿等。他从头看到尾,又从尾看到头,我有点不耐烦了,趁他不注意溜进了店堂,一只只柜台看过去:卖照相机的,卖金笔的,卖手表的,卖钢笔的,……正看得津津有味,老娘舅的一双大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,说是回家去吧。这样,我陪着他先后去了四五次,才在那年国庆节前,老娘舅花了约60元钱买回了一辆七成新凤凰牌26英寸链罩的自行车。那天老娘舅让我坐在后座上一路踏回来,路过曹家渡长安寺路口的那家饮食店,还请我吃了一碗鸡鸭血汤和四只生煎。

这是属于过去的最具烟火气的淘旧货记忆,如今也跟那个时代一样,只留存在记忆里了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太旺,稍不如意,就让敬事房传板子。御药房有的是特制的理三焦、清内热的成药,可是谁敢向她进言“吃药”?碰巧有一个执事太监现身说法,称吃大白菜有奇效,于是,九竹食盘托着翠雪冰姿黄芽菜叶呈现御前了……

旧闻里没提那大白菜究竟是河北的还是山东的抑或上海的,可见只要是大白菜,都有较好的食疗效果。

《南齐书·周颙传》:“文惠太子问颙:‘菜食何味最胜?’颙曰:‘春初早韭,秋末晚菘。’”君臣之间也根本没有深入探讨产地何处为佳。

宋代之前,大白菜是被称作“菘”的。然而人们往往太粗心了,不去深入了解“菘”其实只是某一类蔬菜的总称。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,把有关“菘”说清楚了:“菘(即今人呼为白菜者)有二种:一种茎圆厚微青,一种茎扁薄而白,其叶皆淡青白色。”其中,“长出苗叶皆嫩黄色,脆美无滓,谓之‘黄芽菜’”。那么,“茎圆厚微青”者是什么菜呢?小白菜,即青菜。“杨乃武与小白菜”案,倘若“小白菜”换“大白菜”,那是肥婆一枚,以貌取人,

视觉效果上官司就先输了一局。烂糊肉丝当然不能用塌棵菜、青菜,只取黄芽菜。如果黄芽菜炒肉丝,我们对于黄芽菜的品质有一定的要求,过于水扑扑烂糟糟不行;如果烂糊肉丝,我们对于黄芽菜的品质的要求可以不那么高,因为再好的黄芽菜照例经不起勾芡、慢笃、酥烂、糊化一顿操作。然而必须清楚:烂糊,并不意味着那些烂疙瘩、烂菜帮子等“旧染污俗”,都能“咸与维新”;烂糊,更不意味黄芽菜好像食盐入水,有味无痕。

烂糊肉丝要烧得烂,但不能太烂,太烂便成猪头糕;要烧得糊,但不能太糊,太糊便成芝麻糊;不能烧得太水,太水便成白菜猪肉汤;不能勾芡太多,太少便成黄芽菜炒肉丝……有的人追求清新脆爽,大可青睐黄芽菜炒肉丝而摒弃烂糊肉丝。不过,有没有想过,既然有了黄芽菜炒肉丝,为什么还要烂糊肉丝?

李白有句诗——天生我材必有用,可以用来解释这个问题。可是,人们常常忘了下面还有一句意象更为阔大——千金散尽还复来。

烂糊肉丝,攻守兼备,男女通吃,老少皆宜,确实比黄芽菜炒肉丝有着更为远大的抱负啊!

淮国旧里淘旧货

陈建兴

淮国旧里不少商品说是旧货,其实是“等外品”“处理品”“出口转内销”的,并不是旧货,只是有点瑕疵而已。一些有点小瘪塘的铝饭盒、钢精锅子,掉了一点漆的面盆、痰盂罐,只要稍加敲一下、涂点搪瓷漆就能修好,不影响美观,更不影响使用,价钿却是市面上同类商品的三分之一,最要紧的是不收票证,很受老百姓的欢迎。

父亲上班夹在腋窝下的铝饭盒,又腻又旧,瘪塘连连,可我对它充满着期待,因为父亲上班带饭菜,下班时常会用它带冷馄饨、馒头等点心回家。但就是这只铝饭盒,父亲舍不得换新的。我见淮国旧里有买处理品的铝饭盒,便用自己积攒的五角零用钱买回了一只,完全是新的,只是盒盖上有几处小瘪塘,我路过弄堂口的皮匠摊让老皮匠全敲好了。父亲拿着饭盒,左看看,说,这五块钱真是太便宜了。

弄堂里不少人听说淮国旧有卖不要票证的日用品,纷纷让自家的孩子跟着我去淘货。我们左邻右舍的七八个学生,为了节省钞票,一早就从弄堂口出发,一路走过去,大家有说有笑,不知不觉走了两个多小时。到了淮国旧,大家直奔日用品柜,有人买了掉了一小块漆的金鱼面盆,有人买了图案有点模糊的铝制热水瓶,有

人买了敲掉些许搪瓷的高脚痰盂,也有人买了几只印花的搪缸和搪瓷杯子。大家买的东西或多或少都有点瑕疵,但价钿便宜了许多,也不要任何票证,都高兴得不行了。回家路上,大家拎着东西逛起了淮海路,边走边买吃食,粢饭糕、老虎脚爪、糖糕、麻油馓子……依籍给我吃点,我块块给你尝尝。

我家对门的姑娘舅在长风公园附近上班,一直想买辆自行车,苦于弄不到票证。听我说淮国旧里有卖旧的自行车,且不要票证,他兴趣来了,星期六让我陪他去看看。我俩穿过店堂来到后门的长乐路上,搭的棚棚里有许多红木家具和一排半新不旧的自行车。老娘舅一辆辆细看着车上挂着的价钿小吊牌,不时握着车刹,用脚踏上几圈,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掏出小本本记上牌子价钿等。他从头看到尾,又从尾看到头,我有点不耐烦了,趁他不注意溜进了店堂,一只只柜台看过去:卖照相机的,卖金笔的,卖手表的,卖钢笔的,……正看得津津有味,老娘舅的一双大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,说是回家去吧。这样,我陪着他先后去了四五次,才在那年国庆节前,老娘舅花了约60元钱买回了一辆七成新凤凰牌26英寸链罩的自行车。那天老娘舅让我坐在后座上一路踏回来,路过曹家渡长安寺路口的那家饮食店,还请我吃了一碗鸡鸭血汤和四只生煎。

这是属于过去的最具烟火气的淘旧货记忆,如今也跟那个时代一样,只留存在记忆里了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